

蒋丰看日本

说说

十大日本侵华人物

蒋丰 著

首次揭秘十大侵华人物罪证
深入解剖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全面追踪战争狂人人格养成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蒋丰看日本

说说

十大日本侵华人物

蒋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第一次全方位地掀开二战期间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及其他侵华人物的成长面纱,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自上而下、从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全方位地钳制日本及其人民以及由此对日本及其国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及其历史遗毒,从而揭示这些日本侵华的重要人物何以对中国乃至中国人民穷凶极恶的根源。避开情绪化的语言和论断,以史实结合日本现实说话,拨去历史的迷雾,正本清源,是本书的特色。

蒋丰先生以其所掌握的大量的日本第一手资料及其实地走访日本甲级战犯等日本侵华人物的故居等遗址所观、所悟、所得,让中国读者参透当今日本国内右倾化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本书非常适合从事历史,尤其是抗战史问题相关研究的人员及广大军迷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说十大日本侵华人物 / 蒋丰著. —上海: 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蒋丰看日本)

ISBN 978-7-313-15461-3

I. ①说… II. ①蒋… III. ①侵华—史料—日本

IV. ①K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5217号

蒋丰看日本：说说十大日本侵华人物

著 者：蒋 丰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161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5461-3/K

定 价：4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3.75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自序

在历史关节点无法忘记的罪恶人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重要的年头值得纪念。“2015”，就属于这样的年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 周年的年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艰难赢取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年头。

那还是在 2014 年，中日甲午战争恰逢两个“甲子”——120 周年的时候，我一边在编写《甲午战争的千条细节》（中国东方出版社，2014 年），一边在新浪微博同步刊发编辑的内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位年轻的编辑与我在微博上展开了互动，他的每个跟帖评论都让我感到一种澎湃的激情、一种爱国的情怀。后来，我到上海出差，与他相约在酒店见面。通常人们说，粉丝见面都是“曝光死”。我们俩呢，或许是同性粉丝的缘故，或许是谈话投缘的原因，反正是两个人相见甚欢，谈锋甚健，最后在“脑力激荡”中撞击出来一本书的题目——《蒋丰看侵华战争中的日本人物》。当时，我们都意识到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年头。

接下来，多年来主张“图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与我见面。他出生在河北省沧州，我曾在河北省定兴生

活过。这样，谈及历史，我们很快就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说到了拟定中的这本书。韩建民社长当场拍板，希望交大社出版此书。我又一次领略了拥有共同历史情怀的人，“一杯浊酒喜相逢”，不仅可以道尽古今天下事，还可以签约写就往事篇篇。

本来，我们拟定了 20 个人的名单。其实，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值得书写的罪恶人物何止 20 人，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何止 20 人！后来，因为我实在是各种事务缠身，无法在一张平静的书桌前面坐下，最后赶在出版之前，只写出了 10 个人物——河本大作、近卫文麿、广田弘毅、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田中久一、根本博、北一辉、德富苏峰。

在这里，我要向韩建民社长表示歉意，向因为在催稿过程中屡屡遭到我“恼火”的编辑表示歉意。在这里，我要说，我还会写下去，甚至会把这个题目作为我后半生研究的课题。如果此书能够在抗战胜利 75 周年或者 80 周年之际再版，就会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

坦率地讲，写这本书并不容易。尽管国内这类书籍也有几本，但史实来源并没有注明。因此，这次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特别注重对日本史料、人物传记的引用。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战犯期间，那位在 1935 年 6 月 27 日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的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曾经被叫到法庭上作证。尽管他是当事者，但因为他拿不出更多的文字的、数字的证据，讲的都是情绪化的语言，差点被从法庭上轰下来。相比之下，当时我们的中国代表团，同样没有从国内带去很多文字的、数字的证据，但他们不分昼夜地在中国防卫研究所资料库里面求证、索证，终于能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提供了法庭认可的证据，把土肥原贤二送上了绞

首架。因此，这次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刻意在引用日方的资料上下功夫。

当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准确地说是进入“互联网+”的时代，人们不仅阅读习惯改变了，阅读标准也改变了，许多人信奉的是“无图无真相”。这样，我就要尽量外出探访书中罪恶人物的出生地、旧宅、墓地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地”、“纪念馆”等等。记得我到岩手县采访的时候，得知当地是日本甲级战犯之一板垣征四郎的故乡。我想探寻他的遗迹，出租车司机则告诉我：“板垣在家乡是有墓地的，但从来不对外人开放。我知道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我知道了，有些日本人把侵华人物的历史遗迹当作荣光，不惜一切地得瑟；有些日本人感到耻辱，尽力遮掩不声张；还有些日本人希望过安静的日子，让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永不再提。正因为这样，我这次没有写拟定中的板垣征四郎，因为我还是想寻找他的历史遗迹！我始终相信，踏访这些历史遗迹，不但可以追寻一些历史史实，还可以看出许多日本人延存至今的荒谬的历史观。

沉浸在书海里面，我看到当年日本陆军省里面不但有专门搜集中国情报的部门，还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中国通”。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中，就有3名“中国通”——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我在本书里面也写了三个“中国通”——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根本博。历史告诉我们，日本近现代史上的“中国通”，并未因为了解中国而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并未因为熟悉中国而放弃在中国的暴行，反之，他们因为洞悉中国而掌握中国的软肋，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在自鸣得意中最终把日本引向战败的惨地。其实，这对于我们当今认识日本的“中国通”也是有帮助的。

沉浸在书海里面，我看到日本一些侵华人物有丰厚的汉学功底。别的不说，参与1936年“二二六”未遂政变的理论指导者北一辉，其“一

辉”的名字就是到中国以后才起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广田弘毅，其“弘毅”之名更是直接取自于《论语》。而甲级战犯嫌疑人、横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的媒体“大咖”德富苏峰，青年时代更是苦读过《史记》、《战国策》的。“日本人用中国文化打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写这些方面的内容时，我痛感于此，把盏自酌，泪水长流。

我不想展开多说了。如果读者从这本书中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侵华战争中日本人物的奸诈、凶残、丑恶，能够进一步感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能够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能够更加努力振兴祖国，让这一幕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我将倍感高兴。

这里，我要再次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以及他那些年轻的同事们。

我还要感谢《日本新华侨报》社长吴晓乐。感谢她对我的支持和宽容，让本书得以问世。同时，我要感谢《日本新华侨报》同事们，他们帮助我做了许多资料的基础工作。

蒋 丰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

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2015年6月

目录

河本大作：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	1
近卫文麿：拿不住枪杆子的“法西斯秀才”	14
广田弘毅：默认南京大屠杀的嗜血外相.....	34
松井石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	55
东条英机：头号战犯“步步惊心”的宰相之路.....	78
土肥原贤二：蒋介石最恨的日本侵华谋略者.....	102
田中久一：在中国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日本人.....	126
根本博：大难不死阻碍中国统一的投降将领.....	146
北一辉：炮制侵华理论的“纳粹主义教父”	163
德富苏峰：日本煽动战争的媒体“大咖”	185
编者的话.....	209



河本大作

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

往事如烟，青史成灰。每当人们回首已经跨越时空的桩桩件件往事时，常常不禁发出如此感慨。

当然，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他的遗骸已经被烧成灰，他的后代、他的乡亲们也不愿意让这个人的历史“槁櫓灰飞烟灭”，或者是著书立传，或者是树碑铭志，总而言之，千方百计要把他的历史传播下去。走进日本兵库县佐用町三日月町，在明光寺内看见一座“显彰碑”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座立于1965年的“显彰碑”，纪念的是从这个村庄里走出的一个日本军人。稍微熟悉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人，对这个人物都不会生疏。他，名字叫“河本大作”。

我看到嶙峋的“显彰碑”上嵌刻着这样一行文字：“作为战犯在收容所病死。”立碑者的署名是“故乡有志者一同”。显然，这些立碑者，知道河本大作在中国曾经被认定为战犯，他们所说的“收容所”，在中国叫做“太原战犯管理所”。但是，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要为这样一个出自家乡的“战犯”树立碑石，因为河本大作在他们心目中是家

乡的“英雄”！这就是不同的历史观，就是中日两国恐怕永远难以化解的历史怨结。

说到河本大作，我就会想到日本有关他的两本传记。一本是平野零儿写的《满洲的阴谋者——河本大作命运的足迹》（日本自由国民社，1959年），一本是相良俊辅写的《降落在满洲原野的红色夕阳——鬼才河本大作的生涯》（日本光人社，1985年）。尽管这两本传记对河本大作的描写各有侧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传记中指出：河本

世は變つて來る見られ、石炭が見られぬと云ふ、然し足らぬと云ふはお互の心構への足らぬに外ならずとせば、此兩國は相互に
強自強し以て盛期の目的貫徹に邁進し、有終の美をなす機切望して本稿を刊登する。

（昭和十五年五月の節句）

日滿支石炭時報發刊を祝し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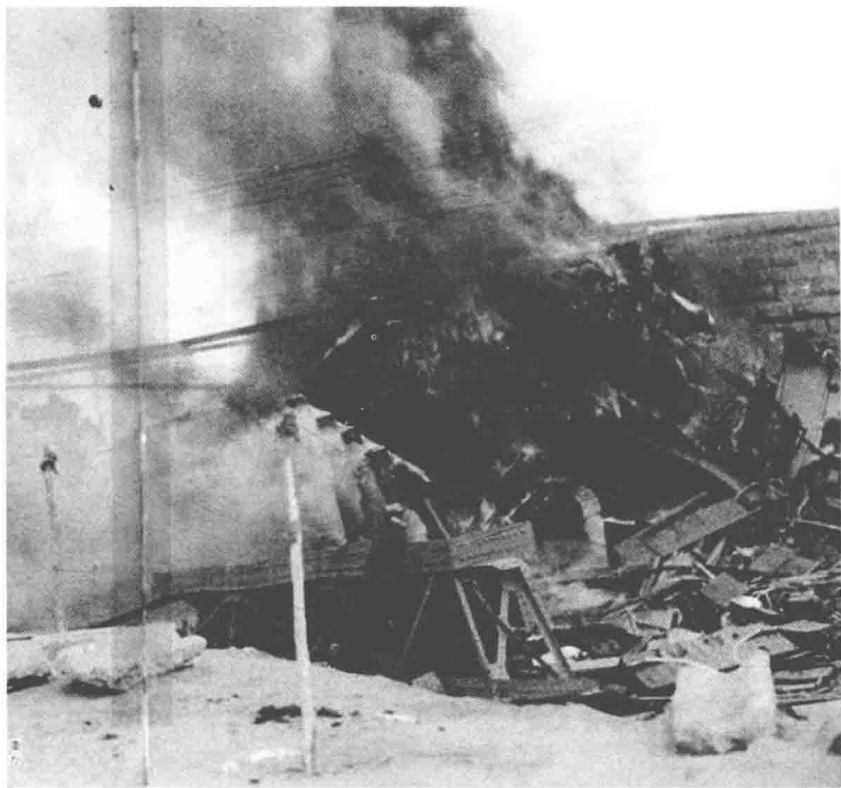
滿洲炭礦株式會社理事長

河本大作

今や時局は極めて重大にして生産力の擴充は刻下の喫緊事にして、石炭は之がその根幹をなす基礎的原動力として其の地位は益々
重要性を加へつつある次第であつて、現下の惡條件を克服し以て急速に石炭需給方策の確立を期せんには、日滿支を通じて之が
前提たる自然條件に充分なる立地的檢討を加へ、大局的見地に立ち目、滿、支各々長短相補ふが如き有効適切なる手段を講ずるの
が急務で、之が爲めには日、滿、支各業者相互間の緊密なる理解を増進せしめることが肝要であると思料せられる。この時に當り
「日滿支石炭聯盟」に於て從來の「石炭時報」を改題發展せしめ「日滿支石炭時報」を刊行せられるに至つたのは實に時宜に適し
たもので、將來に期待する所大な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茲に「日滿支石炭時報」の發刊に當り滿腔の祝儀を捧ぐると共に將來の健全なる發展を切に祈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河本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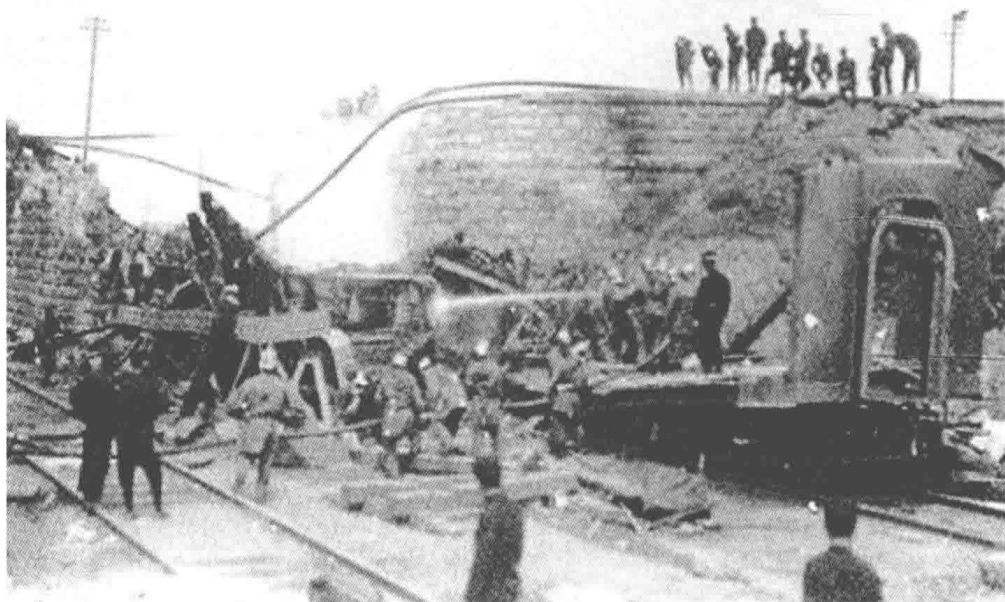


暗杀张作霖的现场

大作是1928年在中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今天看来，这起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暴恐袭击事件，而是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的先声，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的铺垫。因此，可以说，河本大作是日本现代史上侵华战争的万恶的肇始者之一！

仇视中国的童年

简单说来，河本大作1883年（明治16年）1月24日出生在兵库县佐用町（当年称为“佐用郡”）三日月町，他的老爸是一个地主。木



张作霖被暗杀后的现场

村武雄这样讲述：“1894年，正是大作初小毕业进入高小的时候。那一年，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受此影响，大作和小伙伴越来越喜欢战争游戏。以前，他玩游戏的时候，常常出手伤害小伙伴。回家后总会被父母臭揍一顿。现在，父母好像也理解这个时代了，对大作把小伙伴打伤的事情不再处罚。当时，大作最喜欢读《少年世界》杂志，对刊载在上面的日清战争的‘豪杰’松崎大尉、樋口大尉、山路独眼龙等极为钦佩，立志要做这样的‘英雄’。”读到这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河本大作成年后敢于在中国东北暗杀“大帅”张作霖，应该与他童年时被洗脑是有关的。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经埋下一颗蔑视中国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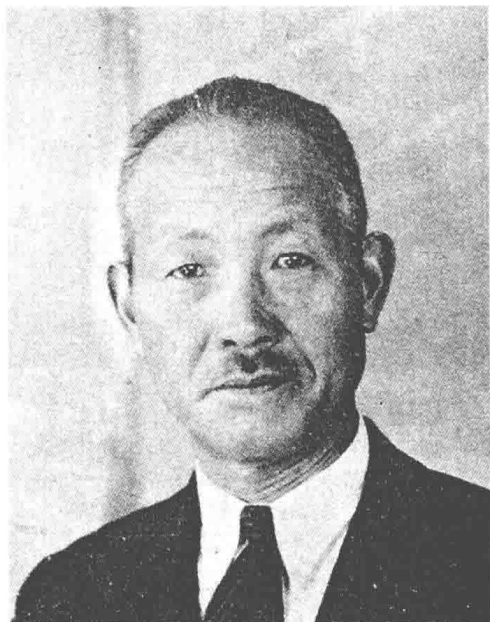
河本大作后来没有在家乡拼爹！高小毕业以后，他背上行装走出乡村，先后上了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以及位于东京的中央幼年学校。值得一提的是，河本大作从中央幼年学校毕业的时候，学习成绩处于中下等，那一届有 235 名毕业生，他的成绩位居第 137 名。不过，明治天皇出席了这届学生的毕业典礼，这让河本大作兴奋不已。

那一届毕业生都侵华

1903 年（明治 36 年）11 月 30 日，河本大作作为陆军士官学校的第 15 期毕业生走出校门。这一次，学校有 414 名毕业生，河本大作的

河本大作出生地旁边的日本明光寺





河本大作

成绩位居第 82 名。看起来，他比以前用功了一些。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明治天皇也出席了这届学生的毕业典礼。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天皇了。注意啊，不要小看这第 15 期毕业生，正如魏风华在《抗日战争的细节》（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年）指出的那样，“这是具有分水岭标志的一期。从此期到 25 期，出来的都是日本侵华的中坚分子”。

毕业之后的第二年，河本大作就参加了 1904 年的日俄战争。与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军神”乃木希典的二儿子乃木保典在这场战争中被打死了。身为第 37 联队第 1 中队小队长的河本大作算是命大的，出师“未捷”先受伤，在战场上只落得一个右大腿被弹片擦伤、右肺被子弹击穿的“重伤”。如果他与乃木保典当时一起在战场上战死，他也就不会有后来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首谋者”的称号了。需要让我们读者记住的是：河本大作受伤的这场战役，是在中国东北沈阳城外打的。也就是说，少年时代就蔑视中国的河本大作，青年时代在中国的土

地上打俄国人。他对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情感，不说也罢。

河本大作作为伤病员被送回大阪陆军病院。这一路上，陪同的护士精心护理他。后来，他说自己对女人的爱，就是被护士点燃的。当他给老家打电报要钱准备挥霍的时候，家里以为他已经在沈阳战中死去，正准备墓地呢。

话说回来，或许是对这种重伤的安抚吧，10年后，也就是1914年，河本大作作为日本陆军大学校第26期的毕业生进入日本陆军的军官序列。当时他的成绩位居第24名。

“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题外话

正如川田稔在《昭和陆军全史》（日本讲谈社，2014年）所说，1928年（昭和3年）6月4日，震惊中外的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新闻媒体神秘地将其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指出“张作霖不堪蒋介石的北伐压力从北京返回满洲”，“很有可能在途中是被中国国民党的便衣队炸死的”。其实，许多日本记者很早以前就知道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正在预谋暗杀张作霖。但是，知道归知道。按照行业潜规则，一个记者能够写出来的事情常常是他所知道事情的十分之一。就是知道，也不能说，还要继续装傻充愣，或者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者干脆嫁祸于人。这是日本媒体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贯手法。因此，今天阅读日本媒体有关当年侵华战争的报道时，不得不进行分辨啊！

对此，还值得关注的是大畑笃四郎在《简明日本外交史》（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中的一段论述：“根据原计划，本来关东军打算将这次事件嫁祸于中国，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起军事行动，但是计



河本大作

划败露，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很快就知道这起事件由日本方面策划。中国国内民众对日本的感情急剧恶化，事态发展与关东军的希望恰恰相反。”这种“嫁祸于人”的手法，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而森山康平在《满洲帝国 50 个谜》（日本商业社，2012 年）一书中则指出：“当时，军队和政府高层人士都知道这是关东军做的事情，但他们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日本国民则是从 1945 年的战后东京审判才了解到这起事件的真相。”这样说来，至少在“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上，日本老百姓整整被欺骗了 17 年！

我还看到桃井四六写的《昭和·平成日本的暴恐事件史》（日本宝岛社，2004 年），里面收录了河本大作在这起事件发生前几个月给东京朋友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让一两个张作霖横尸街头也不会影响什么吧。下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我现在只希望满蒙能够降下血雨。”由此可见，杀死张作霖，已

经是河本大作内心中酝酿已久的事情了。事实上，当时日本在中国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也已经下达“内部命令”，让竹入义晴中佐安排“中国驻屯军”来做“抹杀”张作霖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竹入义晴把这个“内部命令”泄密告诉心腹河本大作了，反正后来是河本大作首先行动起来。这里面不仅有泄密行为，更有越权行为、贪功抢功行为！这样的军队不闹事，什么样的军队闹事？！

关于张作霖是如何被炸死的，我这里不准备多讲了。不是因为许多人都讲过了，而是要放到其他操作实施的人物身上去讲。这里要说的是这件事情连累了包括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内的许多人。特别是这个田中义一，就此问题向裕仁天皇上奏时，居然两次说法不一，一次是说此事如果与关东军有关就应该严厉惩处他们，另一次则是遭受到军方压力以后闪烁其词隐瞒事实。这下，惹恼了裕仁天皇，感觉他不把天皇当回事，就让整个田中义一内阁统统下岗——内阁总辞职。

不过，也有很多人暗中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保护河本大作。通常，做出这类越权指挥的人是会被送上军法会议遭到军事审判的，说不好还会像后来参与1936年“二二六兵变”的那拨官兵一样挨枪子。敲打河本大作的板子则是被重重拿起、轻轻放下。河本大作在《我杀了张作霖》（刊载于日本《文艺春秋》月刊，1954年12月）的一文中写道：“昭和4年（1929年）7月，我被贬到金泽，当了第9师团司令部的随员。同年8月，受停职处分而退出了军职。于是投靠旧伏见连队时代的亲戚，决定临时客寓在京都伏见深草，表示一心闭门思过。在这种闭门思过的生活中，我抓住了仔细沉思的时机。社会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风气很盛，对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全力进行非难攻击，在极端的议论者中，甚至有主张‘满蒙放弃论’的外交官……我为了责己和反省，虚